

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

LIANGSHI QIU ZHUAN

宋益乔 著



梁实秋传

笑到最后



笑到最后

梁实秋传

宋益乔 著

(晋)新登字2号

梁 实 秋 传
——笑到最后
宋益乔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4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册

*

ISBN 7-5378-1255-1

I·1233 定价: 10.50元

小 引

我深深地相信，我现在所要描述的这个人物是一个可传性——换句行话来说，就是研究价值——很高的人。

他享有高寿，阅历丰富，在八十多年的人生岁月中，他小心谨慎地奉行着一种看似平庸的生活哲学，十分自觉地把胡适之的人生格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作事、严肃地做人”也当作自己治学处世的律条。然而，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种中正求实的平庸中，他寻觅到了自己的价值。在与同时代的人的对比中，在英雄主义如火如荼风靡一时之际，他终身以之的中和平正原则反而显示出极大的独特性。后人的所谓举世唯唯，不容一士谔谔，不光道出了某一特定的时代环境特点，道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辩证法，而且，也相当概括地说明了他在中国新思想文化史和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是那样的风诡云谲、斑驳陆离，然而，他的基本价值观念始终未曾变化。很多人的思想都有“发展”和“转变”，都可以划分出几个“阶段”，而对他则很难作出这种划分。

对人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充满智慧的微笑，而且，一直笑到最后。

他的整个人生历程相当平淡，缺乏大波大澜，然而，谁又都得承认，他是一个成功者：他生活是成功的，十分圆满地按照自

己的意志和信念生活了一辈子；他事业是成功的，著述等身，影响深远，被台湾文化界尊为“一代文宗”。

所以，他在风烛残年、行将就木之际，回顾自己的平生，虽也因有几件大事没在有生之年完成而深感遗憾。但对于自己的一生，他总的还是比较满意的，觉得还算是不虚此生。他说：“人生焉得没有遗憾的事？按照‘不如意事常八九’的说法，遗憾的事可就多了。我不那样悲观。”

现在，我在本书中所要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我在阅读了大量有关他的资料后，愈益憬悟到，为这个人物写出一本比较系统完备的传记，我是有这个义务和使命的，我应该将之引为己任。

因为我注意到，历史人物留给后代人的“形象”与其本然面目之间，有时，竟会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如果仅凭常识（往往是不正确的“常识”）去臧否人物，往往会弄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比如，提起他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条件反射般想到，“乏走狗”“与抗战无关论”之类。此两者，一见之于鲁迅著作，一载于大学教科书，都够权威的，不由你不信。但个中情景究系如何？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实在大成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在他一生中，其实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琐事一桩，简直微乎其微，不值一提，而后人却又主要是依靠这两个问题来推断他漫长生涯的全部的。轻忽前提，独重后果；论据可以儿戏，对结论却又万分认真、庄重，这样的逻辑也未免太过奇特。无怪1986年10月13日柯灵先生于《文汇报》著文详论“与抗战无关论”，时人皆以为是为40多年前的旧案“平反”。——这里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事隔近半个世纪后，当事者本人倒是对此事已看得很淡，以为不值一提。他除对柯灵先生的公正和科学态度表示感谢外，其它一概

置而不论，仅轻描淡写地说：“平反也者，是为冤狱翻案，是为误判纠正，当然是好事。不过我实际上并未入狱，也未奉到判决书。有些事情，是是非非，原无需等待历史来证明的。”

正是有鉴于此，我在写这个人物时，将摒弃一切可能会影响读者正确的理解和判断的“表现手法”，我意识到这本书不是我卖弄“手法”的适当处所，我将毫无掩饰地秉笔直书，以一个“良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另外，我在本书里也要尽力避免对人物的行为进行主观臆断的评价。我将特别注意不在政治上进行或革命、或反动、或先进、或落后之类的定性分析，我知道，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极高的理论水平才能胜任。况且，对那种做法怀有浓厚兴趣的正大有人在，我完全没有必要侵入人家的领地。一句话归总，我在本书中的全部追求就是——

忠实、客观、科学地写出我的传主——梁实秋先生——的全部人生！

并从其漫长生涯中尽力挖掘出含蕴其间的社会内涵、历史内涵、生命内涵！

是为引——

- 装帧设计：刘 勇
- 责任编辑：李建华

目 录

| | |
|-------------------------------|---------|
| 小引 | (1) |
| 第一章 童年拾趣 (1903—1915) | |
| 一、北京内务部街20号 | (1) |
| 二、说不尽的温情和烦恼 | (8) |
| 三、北京的俗、礼、窝头和杀人 | (15) |
| 四、吃的文化 | (23) |
| 五、书画、篆刻、风筝、京戏 | (31) |
| 六、“小时了了 长未必佳” | (39) |
| 第二章 水木清华 (1915—1923) | |
| 一、清华园一瞥 | (49) |
| 二、平静的校园 | (55) |
| 三、“五四”运动在清华 | (63) |
| 四、最初的发言 | (72) |
| 五、《荷花池畔》 | (82) |
| 六、与创造社的一段情 | (93) |
| 七、春之曲 | (99) |
| 第三章 人在旅途 (1923—1926) | |
| 一、唐人自何处来? | (108) |
| 二、在科泉 | (114) |
| 三、在哈佛 | (120) |
| 四、“大江”事业 | (127) |

| | | |
|------------|--------------------------|---------|
| 五、 | “白璧德的门徒” | （ 135 ） |
| 第四章 | “新月”云烟（1926—1930） | |
| 一、 | “吾爱吾庐” | （ 143 ） |
| 二、 | 海上生“新月”（上） | （ 151 ） |
| 三、 | 海上生“新月”（下） | （ 158 ） |
| 四、 | 新月社的首席批评家 | （ 167 ） |
| 五、 | 鲁、梁之争 | （ 173 ） |
| 六、 | 关于“人权”官司 | （ 182 ） |
| 第五章 | 青岛鸿爪（1930—1934） | |
| 一、 | 青岛印象 | （ 189 ） |
| 二、 | 活力迸发：读书与工作 | （ 196 ） |
| 三、 | “酒中八仙”与其它 | （ 203 ） |
| 四、 | 再见吧，青岛 | （ 212 ） |
| 第六章 | 大地干戈（1934—1949） | |
| 一、 | “自由主义者”爱“自由” | （ 221 ） |
| 二、 | 漂泊万里行 | （ 228 ） |
| 三、 | “与抗战无关论” | （ 234 ） |
| 四、 | 劳军行 | （ 243 ） |
| 五、 | 北碚岁月 | （ 250 ） |
| 六、 | 雅舍和《雅舍小品》 | （ 258 ） |
| 七、 | 君子之交 | （ 268 ） |
| 八、 | 又是生离死别 | （ 275 ） |
| 第七章 | 望断故园（1949—1966） | |
| 一、 | 漂落台北的一片叶 | （ 284 ） |
| 二、 | 哀骆驼 | （ 291 ） |
| 三、 | 既投入、也超脱 | （ 295 ） |
| 四、 | 自省与怀旧 | （ 300 ） |

| | |
|-------------------------------|---------|
| 五、退休····· | (310) |
| 第八章 再到美国 (1966—1974) | |
| 一、逼视生活的深层····· | (317) |
| 二、两到西雅图····· | (325) |
| 三、文坛三忆····· | (335) |
| 四、季淑的死····· | (343) |
| 五、不息的文学生命火焰····· | (351) |
| 第九章 暮年风情 (1974—1980) | |
| 一、泪洒槐园····· | (359) |
| 二、心有灵犀一点通····· | (363) |
| 三、美丽的黄昏恋····· | (373) |
| 四、喜结良缘····· | (382) |
| 五、情诗和诗情····· | (389) |
| 第十章 魂兮归来 (1980—1987) | |
| 一、美仑美焕的“雅舍家族”····· | (399) |
| 二、可怜天下父母心····· | (409) |
| 三、千里作远客 五更思故乡····· | (416) |
| 四、迟暮者的怅伤····· | (422) |
| 五、“几生修来不渝的爱”····· | (427) |
| 六、无可避免的结局：死亡····· | (434) |

第一章 童年拾趣

(1903—1915)

一、北京内务部街20号

曼余目以流观兮，
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

一个伟大的古诗人在两千多年前写出了如上的不朽名句。它充分抒发出人类对生身故土特有的那种难割难舍、生死以之但有时偏又欲归不得的痛苦心情。

梁实秋对他的出生地——北京内务部街20号——所怀抱的强烈怀恋之情，和古诗人便正好一模一样。

他一生遭遇曲折坎坷，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后半生寓居海外，最终也没能再踏上故国的土地。他过惯了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涯，可以随遇而安，随处生根。他住过四壁萧然的“雅舍”，住过窳败简陋的平山堂；他经历过台湾岛上褥热炎蒸的生活，也经历过美国西雅图清雅雅致的优游岁月。当然，他后来成了名播海外的“国宝”，住一住灯红酒绿的豪华大酒店、大旅舍自也不足为奇。他这人知情重义，对自己平生流寓过的地方，不论时间久

• 1 •

誓，他无不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对那些地方的一草一木都终生怀有十分亲切深沉的感情。譬如，1949年底他仓皇抵台后，曾寓居于台湾师范大学分配给他的云和街十一号，院子里一棵硕大无朋的面包树从此成了他客中的密友。据云那棵树“遮盖了大半个院子，叶如巨灵之掌，可当一把蒲扇用，果实烂熟坠地，据云可磨粉做成面包。”姑且不论这棵树的实用价值，单是朝夕俯仰留连于如盖翠荫之下，或者会客论文，或者凝神沉思，暂时抛却忧思，聊以慰藉那令人心碎的去国丧家之痛，便足以使他深深地喜爱上了这棵面包树。所以，数年后，他搬进新居，最难忘怀的便是这棵树，不仅“临去时对这棵大面包树频频回顾，不胜依依。”而且后来每逢到附近来，“也常特为绕道来此看看这棵树的雄姿是否无恙。”

但是，尽管如此，在梁实秋内心最深处，他最为系念、直到临死前还梦绕魂牵的，还是北京内务部街20号。

那是他的出生之地，是他同母体分离后的落草之地。象初生的小鹿优游于草原上一样，在那条古老而平凡的内务部街，在那个安谧宁静的20号大院子内，他平平静静、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十二、三个春秋。他清楚地记得，当他第一次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外面去求学时，那切肤之痛犹如小儿“断奶”。

他太熟悉这个地方了，如同熟悉自己手掌上的纹路；他也太热爱这个地方了，热爱得如痴如醉。年近暮年，当他热切地忆及这片热土时，谁能说得清他为之洒落了几多思乡的老泪。

然而，偏偏这片他寄予感情最深厚的故土，正好是他在有生之日最没有可能亲往探视的地方。一道海峡，无情地阻挡住了他的归途，也撕碎了一颗暮年人苍老的心！

他那一片思乡的痴情，后来引起了台湾一个名叫喜乐的画家的怜悯。这位喜乐先生也是一位老北京，擅长界画。根据梁实秋

的描述，画家整整用了七十多个小时，最后完成了一幅杰作——内务部街20号梁家的旧居图。对梁实秋来说，这幅画的价值远远地超过了世上最珍贵的名画。每当怀念家乡时展开它，故家那有着三十几间房屋的院落，院中参差错落的树木、花草、鱼缸，以及一家老小俯仰其间、温馨和熙的生活情景，就一下子全都历历分明地回到了眼前——

在古老的北京城，内务部街没有多大名气。再早，这条街名叫勾栏胡同。勾栏者，本义为厅院，但元朝以后妓院也称为勾栏。可能因其名不雅吧，才改成了现今的名字。按照梁实秋的回忆，梁家算不上内务部街资深的老居民，他们的远祖本来居住在河北沙河一带，世代务农为生。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是个颇有魄力的开拓者，是他首先离开故乡的土地，进了偌大的北京城，凭着个人能力闯世界。一开始，他把家安在了北京东城根老君堂，后来居然得到机会到广东做官，从此一帆风顺，家道日隆。返棹北归时，曾在杭州短暂勾留，这期间，皇家举行乡试，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先生正好到了应试的年龄。功名心特重的老人为使儿子参加考试，遂落籍于钱塘（即杭州），从此，梁家的籍贯一变而成为浙江钱塘。从南方归来后，梁实秋的祖父斥资买下了内务部街20号的房子，从那，世代蕃衍，梁家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内务部街座落在北京东城，正好处在繁华富庶之区。出胡同东口往北是东四牌楼，正当四条大街的交叉口，商店林立，买卖兴旺，碑楼根“底下靠右侧有一家干果子铺，”是梁家投资开设的。梁实秋小时候常常跟随父亲于晚间到那儿小憩。至则一位山西籍掌柜的便顺手塞给他一瓶用玻璃球做瓶塞的汽水，或者从蜜饯缸里抓出一把蜜饯桃脯的皮子，足可以使他享受一大阵，整个晚上的心情都因此而变得舒展开朗。出胡同西口是南小街子，是一条荒僻的小巷，又脏又臭又泥泞。但儿童自有其特殊的审美观

念，在这种陋巷中，他们同样能寻觅到自己的乐趣。梁实秋记忆最深的是他念小学时，每逢走过这条小巷，总要饶有兴趣地站在羊肉床子旁边看宰羊，或者跑到切面铺买“干蹦儿”或者糖火烧吃。

在内务部街，20号梁宅是一所“不大不小的房子，”院子地基高出街道许多，临街的大门前砌有四层石台阶，人称“高台阶”，显得相当惹眼。大门黑漆红心，浮刻的一副对联为梁实秋积久难忘，道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旧时代，这本是极其普通的联语，但梁实秋终生玩味，从中深有所悟。他说：我“近年来越想越觉得其意义并不平凡，而且是甚为崇高。这不是夸耀门楣，以忠厚诗书自许，而是表示一种期望，在人品上有什么比忠厚更为高尚？在修养上有什么比诗书更为优美？有人把‘久’‘长’二字删去，成为‘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四言联，这意思更好，只求忠厚宅心，儒雅为业，至于是否泽远流长就不必问。”

对联确乎平凡寻常，梁实秋陈义也不算高深，然而今日听来，已令人产生恍如隔世之感！

配合着这副对联，大门门框旁边竖立的一块木牌上，大书“积善堂梁”四字。此语出自何典，尚待稽查，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则语见《易经》，总是劝人向善的好话。走进大门，里面是一间门洞，左右分列两条懒凳。据说早先大门在白天永远是洞开着的，街坊邻舍可以在这里聚叙家常，行人走累了也可以进来歇歇脚。直到1911年，袁世凯喉使曹錕发动兵变，火烧东安市场，大门才从此紧紧地关闭起来。穿过门洞，迎面是两块金砖镂刻的“戩穀”两个大字，语出《诗经》“俾尔戩穀”，戩是福，穀是禄，也无非取其吉祥之义。大字的前面，放着一大缸水葱，由于养护细心得法，常年油绿发亮，充满生机。

由此左转穿过四扇屏门，是前院。院内坐北朝南三间正房，中间一间辟为过厅，左右两间一为书房一为佛堂。梁实秋的祖父晚年好佛，故而专辟一室做佛堂参佛礼经，在香烟缭绕中反思平生，玩味禅趣，以求得心理的安宁。书房属于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先生，他青年时代毕业于京师同文学堂英文班，且有良好的国学修养，酷嗜金石小学，终生乐此不疲。这间书房是他研习学问的所在。梁实秋年幼时对他父亲的印象之一是“镇日价在里面摩挲他的那些有关金石小学的书籍。”前院南侧临街有一排房，作为用人的居室，西侧又是四扇屏门，跨过去便进入西跨院。里面有两间北房、两间南房，北房由塾师居住，南房堆置书籍，后来改为孩子们的书房。小跨院面积不大，而景致不恶：四棵紫丁香高逾墙外，春风送暖时分，枝头着花，满院芬芳，是人们最喜欢留连的地方。

走进过厅，出去又是一个院子，迎面是一个垂花门，门旁有四大盆石榴树，花开似火，果实丰硕。院中本还栽有几棵梨树，后来有人多心，以为“梨”、“离”同音，不吉，于是一顿乱砍，好端端的梨树被连根斩断，改种下四棵西府海棠。幸而土质肥沃，这几棵海棠倒也生长茂盛，开花之际，灿若云霞。院子东头是厨房，再穿过一个月亮门，便可进入东院。东院的主要用途是摇煤球，年年秋风起时，佣人们便在这里连续好多天摇煤球，直摇到足敷一个漫长冬天的需用。比较起来，这个小跨院虽较荒僻，但情趣高雅的主人也将之打点得清雅不俗，院内栽有一棵高庄柿子树，一棵黑枣树，年年收获累累，此外还种有紫荆、榆叶梅等，红绿相间，色彩艳丽，给小院平添了许多姿色。

直走进垂花门，便到了内院。应该说，这才是整个院落的主要部分，因之风光气象又自不同。院当中是一口大鱼缸，在阳光下，金鱼喋喋有声、翕游自乐。有上房三间，左右又各有套间两

间，由梁实秋的祖父母居住。大家庭规矩严，孩子们每来到这里，总是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一点不敢放肆。院内又有东、西厢房。为抵抗夏季骄阳的暴晒，房屋前廊上各架起了三块一丈以上的帐篷，后来且又架设了固定的铅铁棚，棚中心还设置了两扇活动的天窗。可以说，为老北京人所最讲究的“天棚鱼缸石榴树”之属，在梁家无一不备。不仅如此，随着社会进步，思想开明的梁咸熙先生还不断把新的物质文明吸收进自己家庭，梁实秋记得：“民元之际，家里的环境突然维新，一日之内，小辫子剪掉了好几根，而且装上了庞然巨物钉在墙上的‘德律风’（按：即电话），号码是六八六”；从前照明点的是油灯、猪蜡，现在也“里里外外装上了电灯，大放光明”；更使人羡慕的是还装上了两架电扇，开动之际，呼呼生风。看着这自动飞速旋转的家伙，家人心中骇然，严格地禁止“孩子们走近五尺距离以内，生怕削断了我们的手指。”

在梁实秋看来，内院的西厢房最亲切，也最温暖。那是他父母居住的地方。1903年1月6日（旧历的腊八），他就降生在西厢房那条温暖的大炕上。西厢房迎接他来到人间的大地上！西厢房传出了他在人间的第一声啼哭！如同牛犊依偎着母牛，他依偎在慈和的父母身边，在西厢房嬉戏玩耍，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童年岁月。直到步入晚年，每当想起西厢房，他还禁不住心情激动、老泪纵横：“我生在西厢房，长在西厢房，回忆儿时生活大半在西厢房的那个炕上。炕上有个被窝垛，由被褥堆垛起来的，十床八床被褥可以堆得很高，我们爬上爬下以为戏，直到把被窝垛压倒连人带被一齐滚落下来然后已。”

啊！西厢房，生命之根！那里留有他多少亲切美好的回忆！

但是，这曾是那么亲切熟悉的一切，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都已不复存在！都已变成不堪回首的陈述！

斗转星移，海水桑田，天地之间最权威的法则是什么？正是这生生不易、变动不居的道理。变，是一切现象之中最根本的现象，是一切规律之中最根本的规律，是一切道理之中最根本的道理。有了变，才有了生命，才有了大千世界，同时也才产生了人们对生存短暂无所依从的永恒疑问和悲叹。毫不留情的“变”，有时会在人们眼前忽然推出一个光华灿烂的新世界，有时则把原来美好的事物变得非常难看。

这刚刚如风驰电掣般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正是集中了无数复杂深刻变化的时期。世界在变，中国在变，北京内务部街20号那个小小院落又何能例外。

在海外足足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梁实秋，苦苦系念着20号，苦苦系念着20号院中的西厢房，他常常揣想：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剥蚀，20号大院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八十年代中期，他定居于美国的二女儿梁文蔷女士有幸取得一个到中国大陆探亲的机会，梁实秋谆谆嘱咐她务必去看一看20号梁家的老家。

女儿带回的消息使他加倍伤感：

经过若干周折，获准前去一视。大门犹在，面目全非。里面住了十九家，家家檐下堆煤举火为炊，成为颇有规模的“大杂院”。鱼缸仍在，石榴海棠丁香俱已无存，惟后跨院中一个“隔扇心”还有我题的几个字。她匆匆照了不少张照片，我看了觉得惨不忍睹。

大概在他的揣摸中，故家不管如何变化，总不至于变到如此地步吧！因之，当喜乐先生为他画出了那幅旧居图时，他看了后，虽觉得与“旧居实际情形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但随即感叹说：

“现在的内务部二十号不是这个样了！”